



公车大劫案

THE ROBBERY
OF BUS

郭敖
作品

一辆公车 引发 的血案
两个笨贼的落荒而逃

纵横交织的小人物、永不放弃的求生信念！
这场混乱的劫持迷局，终将解救谁的灵魂？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公车大劫案

THE ROBBERY
OF BUS



郭敖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车大劫案 / 郭敖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3
ISBN 978-7-5699-1431-3

I. ①公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0392号

公车大劫案

Gongche Dajiean

著 者 | 郭 敖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曾 丽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周毅泽

装帧设计 | 蔡小波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-365658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 | 16 字 数 | 185千字

版 次 |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|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431-3

定 价 |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Countdown 000 : 00

上午8 : 30 · 黄楠篇 | 001

Countdown 一天前

上午9 : 45 · 叶开篇 | 025

Countdown 一个月前

上午9 : 50 · 老鬼篇 | 056

Countdown 进行时

上午9 : 00 · 兄弟篇 | 076

Countdown 盗计时

上午9 : 00 · 臣一篇 | 081

Countdown 三小时前

上午9 : 30 · 宁武篇 | 103

Countdown 120 : 00

上午9 : 10 · 小春篇 | 114



Countdown 100 : 00

上午9 : 50 · 1305路 起始篇 | 128

Countdown 075 : 00

上午10 : 05 · 1305路 下一站 | 150

Countdown 045 : 00

上午10 : 35 · 1305路 在路上 | 180

Countdown 005 : 00

上午11 : 15 · 1305路 终点站 | 208

Countdown 000 : 00

上午00 : 00 · 记忆篇 | 212

| 后记 |

Countdown 2013-2017

上午00 : 00 · 写作篇 | 217



Countdown 000 : 00

上午8：30·黄楠篇

那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洞开了一缕缝隙，铁门沉拙而厚实，开门的时候伴随着咯咯吱吱的声响，白炽的阳光透过浓郁的雾霾，照在黄楠的光头上。他不自觉地用手去遮挡阳光，长满老茧的手上生满了倒刺，枯黄的指甲深埋在黝黑的指尖上，几根稀疏的睫毛下藏匿着两只布满了血丝的眼球。铁网攀织纵横的白墙上用红字写着：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。

红，是这里唯一的亮色。

需要黄楠带走的物品并不多，一枚婚戒、一块手表、一张女孩的照片、一双军绿色的球鞋——那种老款的样式，经过长期的洗刷，鞋前头已经开胶，露出脚趾，以及服刑期间的劳动津贴。

10月28日，是黄楠出狱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对他来说是以秒计算的。

他因开车肇事入狱，入狱的理由却是偷盗车辆，被判刑七年十一个月。被抓的时候，他正躺在病床上，四肢都被捆绑了绷带，动也不能动，像一只提线木偶。

待到病情有所好转，他就直接从医院进了监狱。幸运的是，他在车祸中存活了下来，不幸的是，他还不如在车祸中直接死去。

当时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一丝喜色，因为等待着他的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。没有人知道这八年的时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此刻，将要离开这里的他，竟然莫名有些失落。

走出这扇铁门，门外空无一人，黄楠手里攥着的婚戒似乎还略有余温。他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，回头看向那扇冰冷的铁门，试图透过缝隙往里边张望，可惜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上午，贫血似的阳光很白亮，亮得就像强光下一张白纸上写满的谎言，苍白，无力，恍若梦境。

走出监狱，黄楠面前是一条蜿蜒的柏油路，偶尔有几辆私家车经过，却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路边荒草丛生，黄楠好似梦游一般一个人走在这公路上。他的双腿已经开始打战，嘴唇上一层干瘪的唇皮渗出血来，几年来少见的阳光仿佛要吞没他的影子，四处弥漫着一股烧焦了泥土的糊味。

一辆破旧的轿车停靠在马路边，从车里跑出来一位中年男子，在路边唏嘘地撒尿。

疲惫的黄楠爬进车里，背靠在座椅上长叹了一口气。

男人抖了抖身体，提上裤子，甩着手，又钻回了车里。

黄楠递了两张纸巾给他。男人接过纸巾擦干净手上的尿，打火，车子慢慢地开动。

行驶十余米，车猛然停了下来。

男人问：“你是？”

黄楠说：“那个，我搭个顺风车。”

男人看着脏兮兮的黄楠，又抽了两张纸巾擦干净手背，说：“下去！”

黄楠吐了口唾沫，一脸痞子相，拿出了破罐子破摔的魄力，指着背后的监狱说：“我刚出来的，不介意再进去。”

男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滚蛋！”

黄楠完全没有理会他，看见左手边有一盒烟，随手抽了一支，点燃烟，说：“你说我得罪谁了……人到中年，干点什么都是错的，你说我容易嘛……”

黄楠一个人正滔滔不绝，说得声情并茂，就要泪水横流，男人面无表情地从后座拿出一只帆布包。

黄楠劝住他：“哥，你忙你的，我不用纸巾。”

男人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他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把枪，指着黄楠的头说：“滚！”

黄楠迅速地下了车，小心翼翼地关好车门说：“天这么好，散散步也不错。”接着他又跟车里的男人挥手告别说，“哥，走好！”

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再看他一眼，驾车离开。

拖着疲惫的脚步，黄楠继续在蜿蜒的柏油路上走着。经过两个红绿灯，他开始看到熙攘的人群。在一棵香樟树下的电话亭前，黄楠停住了

脚步。

电话亭上，贴满了“肛痿”“痔疮”“迷药”类的小广告，电话机按键也已经模糊不清。黄楠数出手中的一枚硬币，塞进电话亭里，按下了那个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电话号码。

这会儿，他的妻子应该在上班的路上。准确地说，是前妻，只是他蓦然间还无法纠正过来，他甚至还抱有一丝希望。

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很温柔，但却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……他是几经确认自己刚才按下的号码是无误的，才拨了出去的，没想到……

他想打给前妻，虽然有些话显得多余，但他还是想问个清楚，有些事情他不想稀里糊涂地就这么结束了。但现在，他突然有一点迷失。这个时代已经变了，四周都让他感觉到陌生。

这个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个人都在被符号化和数字化，名牌、衣服、包包、衬衫、手表、手机、身份证号码、保险号码、工号，甚至是手机号…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号码会变成空号，消失不见或者被替代。

在最初入狱的前几个月，黄楠的妻子还会来看他，不仅嘘寒问暖，还会送香烟和方便面来。在狱中，香烟是通用的“流通货币”。这给刚入狱的黄楠带来了人生低谷中短暂的荣耀和温暖的假象。妻子无微不至的话语，洋溢着至死不渝的呵护与相守，每一次都让黄楠泪流满面，并信以为真：自己竟拥有如此般生死相依的爱情。

不过，他一直憧憬的这样美好的光景，保质期却只有半年，甚至抵不上一瓶速食的水果罐头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妻子都没有再来过。

一年又三个月的时候，她来过一次，很委婉地提出了离婚。理由找了很多，比如收入供不起房租、受不了别人看她的眼神、女儿黄柯读初中昂贵的借读费……

那天，她穿着一件新买的连衣裙，色彩鲜艳，宽松得体，标签是英文的，他不认识，但看质量应该价格不菲。从她浓妆艳抹的脸上，黄楠嗅到了谎言的气息。

她的小腹微微凸起，步伐缓慢，四肢看上去松软而无力，虽然她在尽力掩饰，但却没能逃脱黄楠犀利的眼睛。他低着头，打断了她振振有词又毫无说服力的借口：“我懂，五个月了吧？别动了胎气。”

妻子的表情像被石化了一般，僵持在那里，脸上氤氲着一缕羞涩而尴尬的表情。此时此刻，她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她痛恨眼前这个男人。这个素日里一向心直口快的男人，从来不知道婉约，诚恳让他看上去十分笨拙。看清一切，她的嘴角随之又有一瞬间的上翘，她庆幸和这个男人离了婚，这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黄楠本以为她会道歉或者感激，她这样的表情让他有点意外，这完全不合常理，逻辑颠倒。黄楠让她滚，只求她把小柯送到乡下的奶奶家。

她还想说话，关于家具，还有那辆二手的桑塔纳该如何处理，等等，但看见黄楠早已通红的眼睛里仿佛藏了一把刀，她欲言又止。

他警告她，最好赶紧滚出个天涯海角、海枯石烂来，能拿的东西都归她，除了女儿黄柯。

黄楠想起了女儿的笑容，嘴角上翘，两颊的酒窝隐隐浮现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……在他的记忆里，女儿的笑容很纯洁，就像一朵百合花。从她记事起，他便不记得她还曾有过哭泣的样子。他常常抱着小时候的黄柯，摸着她的小鼻子说：“乖女儿，柯柯笑得真甜。”

女人用沉默拒绝了他。他把监狱里的桌子拍得咚咚作响，看着妻子仓促离开的背影，黄楠觉得呼吸都快静止了。他的生活充满了谎言，四周的空气里都是刺鼻的嘲笑和讽刺。

当然，这些丝毫改变不了什么，一切都无济于事。女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他，并且光明正大地取得了女儿的抚养权。

得知消息最初的几个夜晚，黄楠都无法睡去。

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里浮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光着屁股躺在自己的床上，睡自己的女人。女人的屁股上有一颗痞子，像一个成年的苍蝇那么大，黝黑，有光泽，他比画着，还清晰地记得痞子的位置。

更让人生气的是，那个男人点着自己入狱前还没来得及抽完的半条红塔山……床下还有一箱二锅头他也没来得及喝……

兴许还不止一个男人来过这里……他觉得自己的绿帽子戴大了！从头戴到脚，绿油油的，一眼望去特别环保，特别大公无私。

“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！”他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两句。

脚下的球鞋里已经有些汗水浸湿的感觉，黄楠拖着沉重的脚步拐进一条残破的街道。看着四周的环境，他有些似曾相识。看着这些老街的旧房子，他多多少少找回了一点记忆，他突然有些庆幸。对这环境的慢慢熟知，让黄楠一步一步走进街道深处，琳琅满目的色彩，也让他的瞳孔应接不暇。

这条街道的房屋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，现在，墙面上四处分布着的“拆”字，在断壁残垣中反而显得规整了。整个巷子成“卅”字形分布在这个都市的主干道上，深入巷中，可见古朴的铁门，一楼是门面，二楼挂满了辣椒、蒜瓣和晾洗的被单、内衣等，还有横七竖八的某某公寓、

河南大腕烩面、兰州拉面、武汉热干面等招牌。

巷子深处，有几排门脸藏在弄堂尽头，没有招牌，水泥砌成的阶梯有几片断裂的瓷片，摆放着形似理发店三色柱样子的标识，屋内灯光昏暗，门脸窄小，有一个玻璃窗口，拉着花花绿绿的帘子。白天的时候帘子被拉开，会有一两个姿色全无的妇女坐在门口，嗑着瓜子，玩山寨手机的触屏游戏——连连看抑或是打飞机，不时手忙脚乱地从嘴里蹦出来几个脏字，然后撅着肥胖的屁股继续玩游戏。

这场景黄楠之前只是听说过，在他被抓进监狱的时候。那时，这里只是旧，还没有这么乱。现在，这条街道的风气已经全然改变，附近已经没有任何他熟悉的面孔。

还是原来的地方，自己熟识的面孔却已都不在了。很快，这个地方也会被取代，陌生到没有任何相识过的痕迹。

又拐过几条巷子，黄楠走进一条破旧的胡同里。旧式的筒子楼，楼面上铺满了爬山虎，几经确认，他才找到自己的家。走进楼道，灯光昏暗，楼道里挂着晾洗的衣服，灰黄的墙皮一层层地脱落下来，斑斑驳驳地露出丑陋的疤痕。

在走廊尽头的门口前，摆放着几株枯死的盆栽，盆栽上已经布满了蜘蛛网。黄楠弯身，在花盆下摸索着，手上沾满了灰尘，他的指尖碰触到了一件硬物，心里一颤，仿佛找回了某些记忆，雀跃地有些欢喜。

他摸出花盆下的钥匙，打开门走进屋子。

房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菌味，墙壁四角都挂着灰黄色的蛛网，似是点缀，但仿佛风一吹就会飘落下来。房间里挂着黄楠和前妻的结婚照，还有一张全家福。照片被水渍侵袭，失去了原有的色彩，女儿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。

黄楠用指尖抚摸，仿佛透过岁月回到当年。那时的女儿还小，刚蹒跚学步，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。往事历历在目，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霭，他忍不住感慨：有些东西看得太清楚并不容易，比如说人心；有些东西也未必能轻易触摸到，比如说回忆中那份模糊的情感。

春天，女儿刚入学的时候，黄柯开家长会。老师指名让她的父亲来学校，黄柯笑着强调，自己的父亲不太方便来。

老师训斥她撒谎，罚她站在教室的走廊里。看到她的嘴角仿佛还在笑，便让她顶着炙热的太阳站到了操场上，一站就是一天。

看到路过的同学们，都在嘲笑她，黄柯也报以笑容回敬他们。有人喊出声——说她是弱智，因为她脸上的表情不变，总是挂着笑容。

黄柯不再去理会。

假期里，黄柯去探监，把这件事告知了黄楠。

黄楠听后，在监狱里气得直拍桌子、敲板凳。回去后他拿着牙刷刷马桶，还一口气刷坏了三支牙刷。

宽不过人，严不过囚。

这件事让黄楠的三个室友一个月都没刷上牙。

黄楠指着学校的方向，愤怒地说：“老子就是不方便出去，老子要是能出去，一定让那个体罚学生、道貌岸然的家伙进来！”

黄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生气。在她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说，有笑容就会很甜，一切就会变得很美好。

是父亲教会了她该怎么去笑，所以她从来都不敢哭。

可黄楠入狱前，留给她唯一的礼物，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这巴掌不仅扇懵了她，还让是与非在她的脑海里变得模糊起来。

没有人知道，一个爱笑的人的精神世界究竟会有多么宽广和坚强。

她之所以去探监，其实就是想去看看这个男人活得怎么样。看到他还活着，她的心里便会坦然许多。

那一次去探监的时候，黄柯脸上的瘀青还没有消，黄楠摸着她红肿着的半边脸问道：“还疼吗？”

她嘴角上翘，咧开嘴唇，依然在笑。那个笑容是父亲教会给她的，现在她把笑容还给他。只可惜她笑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然、纯真，其中夹杂着些许无奈、疑惑和不安。

黄楠看着痛心疾首。

脸上的伤总会结痂，心里烙下的疤痕却挥之不去。

在探监室外，黄柯觉得父亲虽然身陷囹圄，却一脸正气，他瞬间的某些动作还是会感动黄柯的，只不过现在，这些瞬间都很短暂。感动过后，她会更加质疑，因为母亲曾对她说过，他是一个惺惺作态的男人。她忘不了这个男人素日里对家庭、对母亲、对她的态度……于是，稍稍动容起来的恻隐之心，很快便一如既往地铁石心肠了。

有时，他们隔着监狱的牢笼还会吵起来，大多数的缘由都是因为母亲。每次又都是以沉默收场。

临走的时候，黄楠望着女儿离开，他含泪挥别：“柯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爸爸现在不方便，就不送你了，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”

秋天，黄柯几次到监狱里看望父亲，嘴里说着不让他抽烟，却还是带了几条烟给他，可能她只是想找个理由去见他一面。

休息的时候，黄楠见到狱友就会散烟给他们，喜笑颜开地说：“这烟好抽，是女儿带来的。”

他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黄柯看望父亲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从素颜

到浓郁的烟熏妆束，女儿穿着的衣服也越来越少。这些变化，黄楠都看在眼里，却无能为力。

黄柯依然还会带东西来，脸上又多了一些粉底和修饰，但在浓妆艳抹下，却依稀可以看到旧伤未愈的伤痕。

去监狱里探望这个男人，从最初的想念，到最后只剩一种习惯。而这种习惯也还在悄无声息地改变。

面对眼前这个男人，即便不说话的时候，她也能找到一丝的安全感，自此她知道，有些委屈在他面前其实是不用诉说的。而在别人面前，她更不屑于去诉说了，因为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。抑或会得到一些虚情假意的怜悯，但这也只会让她愈发地憎恶自己。

屋檐下的生存之道，不只是低头这么简单，除了抛弃自尊，还要学会无节制地丢掉底线。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正因为她相信这一点——她相信明天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这个男人终究有一天还会变回自己的父亲，所以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把监狱里的这个男人看作是自己的未来，而探监就意味着，她看到了希望。有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和希望之间，只隔着这一扇冰冷的铁门。

有一次，她买了烟来看望这个男人，买烟的钱是从继父那里偷来的。黄楠看到了女儿脸上的伤口。她却只是在笑，低着头不愿意多说，他也没有问。这个男人的脸上，已经没有了当年那股霸道的锐气，多出了几分包容和慈祥。黄楠告诉她，以后不要再带烟了，自己戒了。

黄柯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烟是用钱就可以买来的，但快乐却是买不到的。”

还有一次，黄柯去探监，嘴角、眼眶都带着瘀青。

那天，她刚从医院做完流产手术，路经监狱便申请进来看看。脸色苍

白没有血色的她，双手一直扶着腰，坐立不安。走路的时候，她小心翼翼地岔开双腿，就连笑容都会有那么一些迟钝、生疏。

见到她这副模样，作为父亲的黄楠连最后一丝尊严也彻底地崩塌了。

深夜，他一拳一拳地打在监狱的墙壁上，鲜血四溅。麻木的疼痛，让他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。心如刀割的感触，让他痛心欲绝。他喘息着自己的渺小、无力，想呼喊却没能发出任何声息。

清晨起床，黄柯会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她的身上常会莫名地多出来许多伤疤，脸上也会不经意间泛起淡黄色的斑点，她感觉到自己的陌生。随着这些年的成长、变化，她已经认不出自己原有的模样。时间总会在人的身体上留下印记：瞳孔变得浑浊，白皙的皮肤染成了蜡黄色，面容枯槁……

离校那天，黄柯卖掉了吉他，换了三百块钱。她那些潦草而仓促的梦想随着那把吉他烟消云散。她用这些钱买了两条红塔山，在每一支烟上都画了一个笑脸。

她知道，烟是用来抽的，那就把这些“笑脸”抽到身体里吧。父亲每天都抽烟，所以父亲会因此而变得每天都很快乐。想起父亲的笑，她忍不住又笑出声来，随后装好烟，寄给了监狱里的父亲。

黄楠再次听到女儿的消息，是警察告知他的。

黄柯被关进了少管所六个月。当时继父手指间夹着烟，当着警察的面，扇了她两记耳光。黄柯却始终都在笑，和在学校里那时一样。警察局里的工作人员都有些于心不忍。最终，继父愤怒地在监护人一栏里签了字。

黄楠听后沉默了很久。

在黄楠出狱前一天，女儿来看望他。

那是黄柯最开心的一天。她数着手指，满怀期待自己的人生或许会从此有所改变。她说：“还有十七个小时！”

没一会儿，她再次向黄楠确认：“再有十七个小时，爸爸就会出来了，对吗？”

黄楠点点头。

黄柯安心地将双臂环抱在胸前，憧憬着未来。

出狱文件上盖着一枚红色的印章，下方日期注着：10月28日。

黄楠等这枚章盖下等了近八年，拿起这页轻飘飘的纸，他的手有些发抖，生怕这张薄纸被风吹了去。

铁皮包裹着的木头桌子上，一块手表、一双球鞋、一张女孩的照片、一些零散的纸钞，还有一枚戒指，被逐一摊开摆放。黄楠无声地一一收起这些私人物品，转身离开。

黄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如果人生是一本书，那么他的人生，跑题跑得只剩下书名和定价——简单、轻浮，一眼望穿。

看过照片，黄楠进入卫生间，打开锈迹斑斑的淋浴器，想要洗澡，还好一直都没有断水。他疲惫地扒去身上的衣服，赤裸着身子，穿着一双坏掉的拖鞋——上面全都是灰尘，淋漓的水滴慢慢浸入，将它清洗干净。泡沫打在身上，黄楠才注意到沐浴露已经过期，他抓起一把泡沫闻了闻，气味有点馊，没有理会，继续涂在了身上。

客厅里似乎传来细微的声响，黄楠关掉淋浴，仔细听。那个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突然异常刺耳起来，他闻到煤气泄漏的味道。这时，客厅里电话铃声响起。黄楠大惊，赤裸着身子跃向窗外，从二楼顺着高低不平的杂